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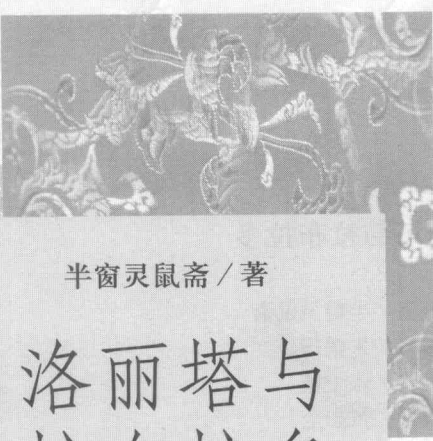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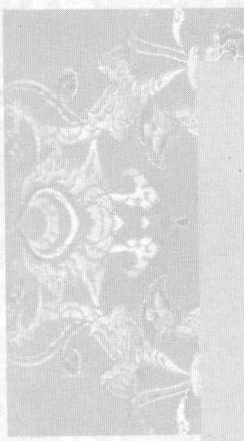
中年客
ZHONGNIANKÈ



半窗灵鼠斋 / 著

洛丽塔与多 拉布拉

文匯出版社



半窗灵鼠斋 / 著

洛丽塔与 拉布拉多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丽塔与拉布拉多 / 半窗灵鼠斋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6

(中年客丛书 / 朱耀华主编)

ISBN 978-7-80741-357-8

I. 洛... II. 半...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847 号

中年客丛书

洛丽塔与拉布拉多

著 者 / 半窗灵鼠斋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张予佳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 × 1240 1/32

字数 / 160 千

印张 / 7.375

印数 / 1-6000

ISBN 978-7-80741-357-8

定价 / 23.00 元

自序

我有什么？

7年婚姻，复式房子，2岁的拉布拉多犬，十几年的一份工作。

然后，好像台风，这些东西，依次从我生命里消失。

办好离婚手续，我租了间静安区的小房子，中午旷工，握着冰啤酒听天井里四个老太稀里哗啦麻将，翻翻《阅微草堂笔记》，接着睡到黄昏；狗在边上躺着，呼吸均匀，偶尔会说梦话，尾巴莫名其妙在睡梦里拍打着床沿，我长久地紧握着它的爪子，孩子，不久我会送走你，两年以后我会辞职，你会变成狗场里的明星种犬（私生活放荡得令人羡慕）。再以后，现在，我在南京，朱新建先生三个画室其中一个里，正襟危坐，胰腺因为喝了酒隐隐作痛，写我第一本书的自序。

缘起是因为知道我离婚，尹兄来小房子探我，说你要点什么？我说有的，我会写，想给一个人看，陈村。他说这个好办，我叫他爷叔的，我就这么着进了小众菜园，写下了本书的文字。

本书是一年多的家常流水，由我还困在婚姻中起，写分手以后，我如何呆在老石库门房子里，有一个洛丽塔，一条狗，一方极简主义薛宝钗“雪洞一样”的空间，慢慢开始享受离婚后的生活。可能限于写作环境和体力，本书没有太长的文字，要的也就是明清笔记的味道。我受过些旧学熏染，朋侪中间也有真懂诗词文言的，不免手腕间有些异

样的小动作，炼一炼字之类。尘世茫茫，人难免要奔走劳苦，我写一点旷远的风物，造几处疏阔的境界，床头灯下，途中厕旁，饱食肥甘后桑拿未至，枯坐会议时迷梦将醒，不妨以拙文消遣一二。大抵不过新瓶子装的陈酒。经营成这样，已倾全力，许多段落在贴上网前，都被反反复复修改，好比洗带泥的青菜，揉坏叶子也在所不惜。这些文字，在叙述上的另一野心，是想让当下上海话成为书面写作语言。上海话很难学，难学的文字，自有表达上的优势，精微锐利，不用太累就可以找到古代吴语的血缘，而且，气韵生动。

我一直住在静安，世界上如此过分繁华的地方，也不会很多，物质没有一秒钟停下它的诱惑，还好风暴里有个安静的眼，自忖禀赋羸弱，没有帕特立克·怀特那么大的手笔。我当时真正拥有的，只有一个小女孩子的依恋，和我对文字的少许把握。

感谢陈村先生、金字澄先生、朱耀华先生、张予佳先生玉成此书，朱张二位编辑更是劳苦功高。感谢父母、朋好，最要感谢的是给我难堪和打击的人，他们赐我成长的能力和放弃的决断，他们教会我幸福。

兔子，本书是给你的礼物。

2008年3月

引 得

一年

满满一桌子，可惜一个人吃	010
拉布拉多都是这样子	011
美女不怕走光	029
做邵洵美也不容易	035
小气的人一定会啰嗦	037
半窗灵鼠斋	040
米勒	041
她还是老样子	043
记得当年陈逸飞开画展	046
潮湿	047
早上六点半，到二楼房东太太朝南大房间去交房租	049
随着味道出来开门	051
很想念短裤	051
为什么只有道士有拂尘，和尚没有	055
离婚两大不便	059
上海顶尖名医	060
老陈说以后不妨娶个外国女人，老费摇头	061

三幅弘一的肖像	063
关于章子怡	065
德加：我抱过安格尔了	067
突然觉得心里有很暖的东西升起	071
和朋友谈处女	073
路易十四的脚后跟	074
早上六点她给我电话	077
被特种部队训练过八年	080
精津血	080
有只老鼠在搔	081
她让我换个手，好给乞丐一些硬币	083
说说民国	086

又一年

润竹焚香	095
吾又不欠文学什么	097
晨起听见愚园路上有女子呼喊救命	100
一口气看完古版画	101
一夜醒三趟	105
几声狼嚎	106
袁制军奏疏墨	112
吃归吃，看归看	115
清朗得像马格利特的画	117
纵狗使气	119
我不要做离乱人，你也不是丧家犬	122
祝允明	127
抱着獠突叫嚣的多多	132

看一本牵出一串	134
取暖	135
积聚就是偷盗	137
多多被主人的大狗叼住了头颈	138
村长说人最宝贵的，精力而已	140
小东西知道	141
好久没做博尔赫斯	143
老费论大丰朱爷二事	145
好比古人的碎银	146
房子啊床啊都在摇	148
古人的剑	150
很多东西起头就是一个模仿	152
一屋子切分音	152
复活节兵变	154
洛丽塔	159
望远镜	160
世界由失败者组成	161
偶尔被撤去浮灰的往事	163
南宋	168
隋炀帝艳史里面有杜撰	168
半窗还给房东	173
阿北从政 PK 马英九	174
严蕊的如梦令	176
克制是写实艺术的规范	176
耳朵环	178
烟话	183
漫长	194
聚众看球	194

野渡无人舟自横	197
写写小美女和写给小美女	202
一桌子的墨西哥啤酒瓶	208
又没钱了	209
听吴亮先生说细节	211
老实记录下来即可	213
门一开，什么都是轻的	214
小美女的画，我画不出来	215
最终解释权归步高里先生	218
不料她看出来	220
一张纸条贴在我左脸上	221
清史稿	223
索性抡起刀来做伦勃朗	224
好吃的东西都要平头老百姓做出来	226

一年

静安寺的清晨 (7/19)

说好了五点叫醒阿北，所以我一夜都睡得不踏实。既然已经夸了海口说自己不需太多睡眠，当然要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两点我就醒了，MSN上和老友聊了几句，她在上海的母亲生癌，自然无心和我多话，可怜。接着下线，支持不住就要睡，死撑到四点半，连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后一章都不能在睡眠宫殿的门外挽留住我，终于沉沉香甜地睡去。妙的是五点钟居然自动醒了，冲下楼去唤醒半裸的阿北，喂饱多多关它进厨房，两个人急急去赶机场大巴。临分手时我笨拙地拍了一下阿北，这本不是应有的举动，但是舍此我无法正确表达。

静安寺的清晨，二十年来一直不动声色地雅致着，除了新开的某院和画廊亲热得相拥一处。我拿出存折，去自助银行看余款，冷汗冒出来，人民币和美金均未到账，信用卡里面仅八十四块，什么事情都不干超市里买点蔬菜只能过到月底，幸好还有些新台币在包里，否则，我又要回到不体面的二十世纪末。这么明净的早上，不容许一点点奢侈，唉。乌鲁木齐北路新开了一家KTV，门口台阶上坐着三个说上海话的时髦女孩儿，短打扮，精瘦，都是蓬乱的长髻发。中间一个把头脸掩入双臂，听任同伴们劝解：“OK，起来好哦？下趟勿要吃这么多了。”另有两个穿戴同样炫目的瘦男孩冲过来，一个在街边拦出租车，另一个用手搀起我们无比难受的女主角，啪的一声响动，那女孩子斜

倒在人行道上，通身软下来，好像只有一幅皮，脸上却挂着冷静的笑容，说一句“册那”，被同伴硬塞进车，走了。我回忆他们的脸上，都不带喜悦，年轻真的这么令人烦恼？追想我的当年，大抵也如是。

满满一桌子，可惜一个人吃（7/20）

今天告诫自己不要坐出租车，结果脚被许多人踩过，而且没有一个人向我道歉，连转头过来的都没有，大都是去玉佛和静安烧香的，都是横阔的大脸，我觉得自己都变得猥琐了。玉佛寺门口有人问我要不要看相，我想自己没有什么要问他的，摆手拒绝。

买了两块画布，要开始接着画油画。还买了一管象牙黑，温莎牛顿的，便宜得让我相信这就是碳黑的另一种称呼。

我也真是头脑发昏，居然在超市里买了杭椒，有病！这种蔬菜是专门为打发时间的人预备的。那么小一点点，一肚皮籽，好比矮小又多心眼的人，最痛恨，摘起来外科手术样麻烦，随手扔掉。另买了五花肋条，与霉干菜同煨，重用糖和酱油，到下午肉全化了。又取粗肉糜加粉和盐酒，打上劲，团了五个大大的狮子头，与肉一锅同炖。原本红烧肉里面不放酒，怕冲走了霉干菜本身的香味，现在把肉丸里稍微过量的酒逼出来，若有若无的，正好。汤是用好咸肉，虾干和高山娃娃菜，做的时候看看标签，娃娃菜三棵要六块五，以后再也不买，不就白菜嘛，这价码太过无耻。

满满一桌子，可惜一个人吃。

父亲母亲都拿了放大镜看 (7/21)

昨天晚上我告诉父亲如果他画画，我今天一大早就再去看他。他果然画了，细笔的很工整，就是不太考究笔，有的地方硬硬的，不妥帖。替他改了一下，加画了一颗点叶树。墨是九三年周美洪歙县胡开文的骊龙珠，倒是油烟色，毕竟不纯。父亲母亲都拿了放大镜看。

临走让我去厨房拿酒，十二年的芝华士，放了大概过二十年，再好就是干邑，我不喜欢，扎了一个塑料袋，提着走，临关门又往袋子里塞水蜜桃和香蕉。

朵云轩里面没有一张好纸，连昂贵的日本纸都没有，月宫殿是皮纸，而且看价钱比当初曾先生赠我的画仙，要差不少，至于国产宣纸，顶天了是新作的红星特净。回家翻陈纸，找到一卷曹素功敦记监制的，摸摸很厚实绵密，裁了一幅放在茶几上，又不想马上画，喝口威士忌，写日记。

拉布拉多都是这样子 (7/22)

下半夜两点醒，没什么奇怪，晚上九点睡觉，已经五个小时，说少也不算少。我是被冻醒的，也弄不明白自己在床上是横是竖，横竖被子没有盖好。梦里面我呆在一个和卧室差不多大小的房间，有别人，似乎是什么魅力的陌生人，也是一样的冷，我手里握着空调遥控器，怎么按就是光听见声音没有反应。现在睁眼一看，冷气正对着我吹，关掉空调，开窗和阳台门，阳台上非常怡人，风很细，盼望有把

躺椅。

多多睡在床下，吐了一小摊，这几天它甜食吃多了，狗很容易泛酸。琳儿从澳门带回来一大堆肉松卷和老婆饼，多多不吃的話，我一个人消受不了，所以就喂它一些，今天起禁。多多很不好意思地用眼睛翻我，想把地板舔干净，我只好把它拽到阳台上，找抹布擦地板。

从安徽回家已经五六天，除了油画的准备试验以外，自己的四王功课一笔未动。这样下去不是生意经，告诫自己今天起画画。

琐事两件：1. 蒸鸡蛋的时候总是忘记在碗上抹油，一方面影响口感，更重要的事清洗困难。2. 要去超市重新买些蘸醋和酱油的小碟子，原本买的都给我烧烟用掉了。对了，昨天还烧了一些烟，画油画用。塑料衣架也老化不少，脆得一碰就断，要换。

大块时间，不是用来读书的，不论是《正蒙》（我又开始想读正经书了，间歇性的，这充分说明了读正经书和做正经人之间是多么没有关联），还是令人像白痴一样永远痴迷的侦探小说，那都不是应该用大块时间做的事。看书应该在车上，开会的时候，或者干脆上班時間，被迫陪女人购物的间隙，痔疮患者还会选择在蹲大号来上一本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当然这可能就是患病根源。大块时间我一般用来聊天（现实或者虚拟，年龄的增长与聊天的现实性成反比），还有闲逛，夏天看看女孩子的内衣有什么新款（不穿为最佳），如果天气太热，那就只好看碟片（亲爱的《史密斯夫妇》）或者陪狗在冷气房间睡觉觉好了，醒了喝上一杯。谁要取得惊人的工作效率，就把时间分割成小块，许许多多小块，像嵌在白金首饰上的小块翡翠。

下午四点钟再次去遛多多，彼此都气喘吁吁地回来。我一身的汗，阳台上抄块布把一人见方的地面擦得一尘不染，然后拿了侦探小说、



《半窗灵鼠斋》小叶，两年前朱新建先生赐，我拿到吓一跳，活人里面还有这么恣意的笔墨，就供在狗抓挠不到之处，不知道怎么画了，细细地看。我以为，这个，是国画的准绳。

长春堂青竹油和芝华士，直接躺在上面。铸铁栏杆的间隙里风一阵一阵来，可以想象风的形状也是顺着栏杆被压成简单的哥特式花纹一样的模。好久没有仰面看蓝天白云和隔壁人家的尖屋顶，我都懒得说出玛格利特这个名字，不要一看见白云就想起他，咱们自己不是还有翟院深吗？多多趴在我身边，一个爪子习惯地搭住我的脚背，它的头枕在台阶上，气还在喘，姿势却平和。

普京的狗出书了，还童话，我一看封面，拉布拉多都是这样子，歪着头，好奇地看着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多多的牙齿有些黄，我照照镜子，多年前曾经有不止一个女孩夸奖的整齐的白牙，现在和多多的色调相仿，烟和茶叶留下的渍，奇怪我父母居然看不出来，再仔细看，门牙下半部有点半透明，算了让它去，不能给天下所有好牙的帅哥每人送一个毒苹果，魔镜你说是不是？

不知道有没有给狗洗牙的宠物店。

我真想今晚就在阳台上铺条席子过夜，枕头底下压好我的积蓄和一把菜刀，可以看见星星和吹到自然的风，要不我打个电话给物业公司请保安在楼下通宵值班？原因是我要上阳台裸睡，乔伊·屈比阿尼。

台湾伍老板（7/23）

伍老板来电话，说弄到了几乎所有的纸样和配方，过几天住过来。我在安徽喝了他太多的啤酒，他来一定要补的。一开始对他感兴趣是因为阿北以前的定制墨，是他名下弄的，非常清澈，我就跟阿北说一